

# 吉林洮南四海泡渔场家属区遗址的复查与初步认识

王立新<sup>1</sup> 宋德辉<sup>2</sup> 夏宏宇<sup>2</sup>

(1、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2、白城博物馆, 白城, 137000)

**摘要:** 2007年4月, 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白城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吉林洮南四海泡渔场家属区遗址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复查。地表采集的陶器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陶器以拍印的麻点纹为代表性纹饰, 属于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通过比较分析, 可将此类遗存的年代推定为红山文化时期。这类遗存的发现和确认, 填补了科尔沁沙地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段缺环。第二类陶器的年代跨度比较大, 可能在东汉至隋唐时期。有关这一时期的遗址材料很少见于报道, 也是目前东北考古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关键词:** 四海泡渔场家属区遗址; 新石器时代; 东汉至隋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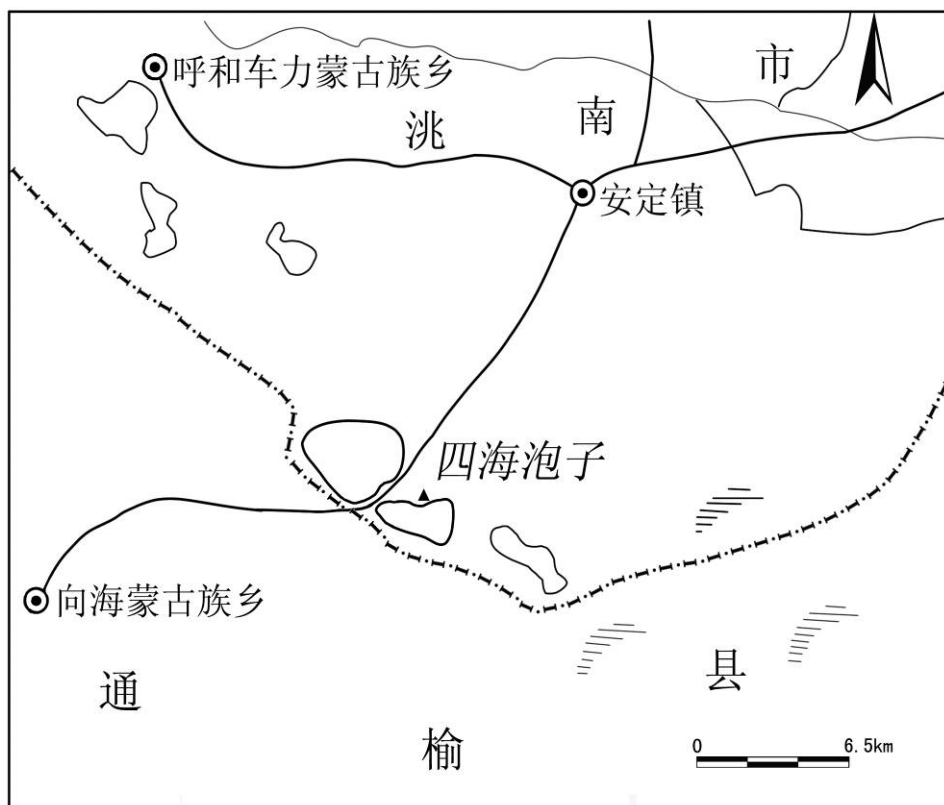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白城地区的西部地处科尔沁沙地的东部边缘, 在东北地区汉以前考古学文化的格局中属于辽西文化区、嫩江中下游文化区和吉长文化区三者之间的过渡地带, 是以往考古工作十分薄弱的地区。为了解该地区汉以前考古学文化的种类、特征与分布情况, 2007年4月, 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白城市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重点对白城西部的洮南、通榆和洮北区的一部分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查或复查。本文仅报道洮南市四海泡渔场家属区遗址的复查结果与初步认识。

## 一、遗址概况

洮南地处吉林省西北部, 县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洮儿河及其支流蛟流河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境。县域内的中、东部属于河流长期泛滥冲击所形成的坨沼之地。在近水的坨岗之上常有古代人类活动所留下的遗存。可是, 由于近代的干旱与上游截流水源, 境内的许多湖沼都已干涸。无限度的开垦和放牧又加剧了土壤的沙化。失去植物保护的遗址地表常常会被每年春秋两季的大风剥蚀出许多大坑或沟壑。许多遗址的文化层因此被严重破坏, 几乎已见不到原生堆积。

四海泡渔场家属区遗址位于洮南市安定镇四海泡渔场家属区西南村旁, 东北距洮南市区约36公里。洮南市至通榆县向海乡的公路自遗址西侧约1.5公里处经过(图一)。该遗址系1992年洮南文管所调查发现。遗址地处四海泡子东泡北岸的漫岗之上, 地势起伏不大。地表现已辟为耕地, 种植向日葵, 土壤严重沙化。遗物可见陶片、石器、蚌壳、鱼骨等, 散布范围大约东西长250米, 南北宽约200米。但地表看不到任何遗迹现象。遗址中部的地理坐标为N45° 04.221', E122° 32.134', 海拔157—164米。



图一、洮南四海泡渔场家属区遗址位置示意图

## 二、采集陶器

采集的陶片据陶质、陶色、纹饰等特征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以沙质灰褐陶和黄褐陶为主，胎质所含之沙非有意掺入，系以沙质陶土烧制而成。有少量夹蚌沙质灰褐陶与黄褐陶，还有极少量的沙质红陶。陶器烧成火候较高，质地较硬，但器表色泽多不均匀。素面陶与纹饰陶的比例大体相当。素面陶多器表磨光。纹饰以拍印的麻点纹最为常见，所拍麻点既有散乱无序者（图二，15），又有呈较规整的网格状者（图二，4、7、13、14）。有少量施红彩条带的陶片。采集有陶器口沿、器耳、器底等。可看出器形者很少，有筒形罐、带耳罐、斜口器等。

口沿，共 10 件。

TASJ0：44，沙质灰褐陶。可能系筒形罐口沿残片。敞口，厚圆唇外凸。器表饰网格状麻点纹。残高 8.4 厘米（图二，1）。

TASJ0：46，沙质黄褐陶。可能系带耳罐的口沿残片。厚圆唇外凸。素面。残高 5.4 厘米（图二，3）。

TASJ0：47，沙质黄褐陶。敞口，薄圆唇。内壁磨光；器表外皮脱落，仍隐约可辨网格状麻点纹痕迹。残高 5 厘米（图二，22）。

TASJ0：59，沙质黄褐陶。外壁表皮脱落，有隐约麻点纹痕迹。内壁近唇处有一道横向红色彩带，其下有呈“八”字形的两道红色彩带。彩带宽 0.2—0.3 厘米。陶片残高 4.9 厘米（图二，17）。

TASJ0：60，沙质灰褐陶。圆唇，腹壁较直。器表有散乱的麻点纹。残高 6.2 厘米（图

二，6)。

TASJ0: 61, 夹蚌沙质黄褐陶。敞口，圆唇。器表有散乱的麻点纹。残高 4.8 厘米（图二，8）。

TASJ0: 65, 沙质黄褐陶。圆唇。内壁近口处有一道红色彩带，彩带宽 1.5 厘米。器表外皮脱落，仍有隐约麻点纹痕迹。残高 2.8 厘米（图二，18）。

TASJ0: 69, 夹蚌沙质黄褐陶。口部有一定的弧度，似为斜口器的口沿残片。圆唇。器表有散乱麻点纹。残高 3.2 厘米（图二，20）。

TASJ0: 71, 沙质黄褐陶。敞口，薄圆唇。内壁磨光，外壁表皮脱落严重。残高 6.5 厘米（图二，5）。

TASJ0: 74, 夹蚌沙质灰褐陶。敞口，圆唇。器表外皮脱落，仍有隐约麻点纹痕迹。残高 3.8 厘米（图二，16）。

器耳，共 5 件。皆竖桥状耳。

TASJ0: 43, 夹蚌沙质黄褐陶。桥状耳残。耳以上器表有散乱麻点纹，其下素面。残高 6.4 厘米（图二，2）。

TASJ0: 54, 沙质黄褐陶。器表及耳部外皮脱落，仍遗有麻点纹痕迹。残高 5 厘米（图二，9）。

TASJ0: 55, 沙质灰褐陶。器表及耳面有散乱麻点纹。内壁磨光。残高 4.6 厘米（图二，10）。

TASJ0: 57, 沙质黄褐陶。从耳与器壁结合处看，器耳当系榫卯式安接。耳面有隐约麻点纹痕迹。残高 3.6 厘米（图二，12）。

TASJ0: 51, 沙质红陶。从耳与器壁结合处看，可能系贴附于器表之上。耳面有散乱麻点纹。残高 6.2 厘米（图二，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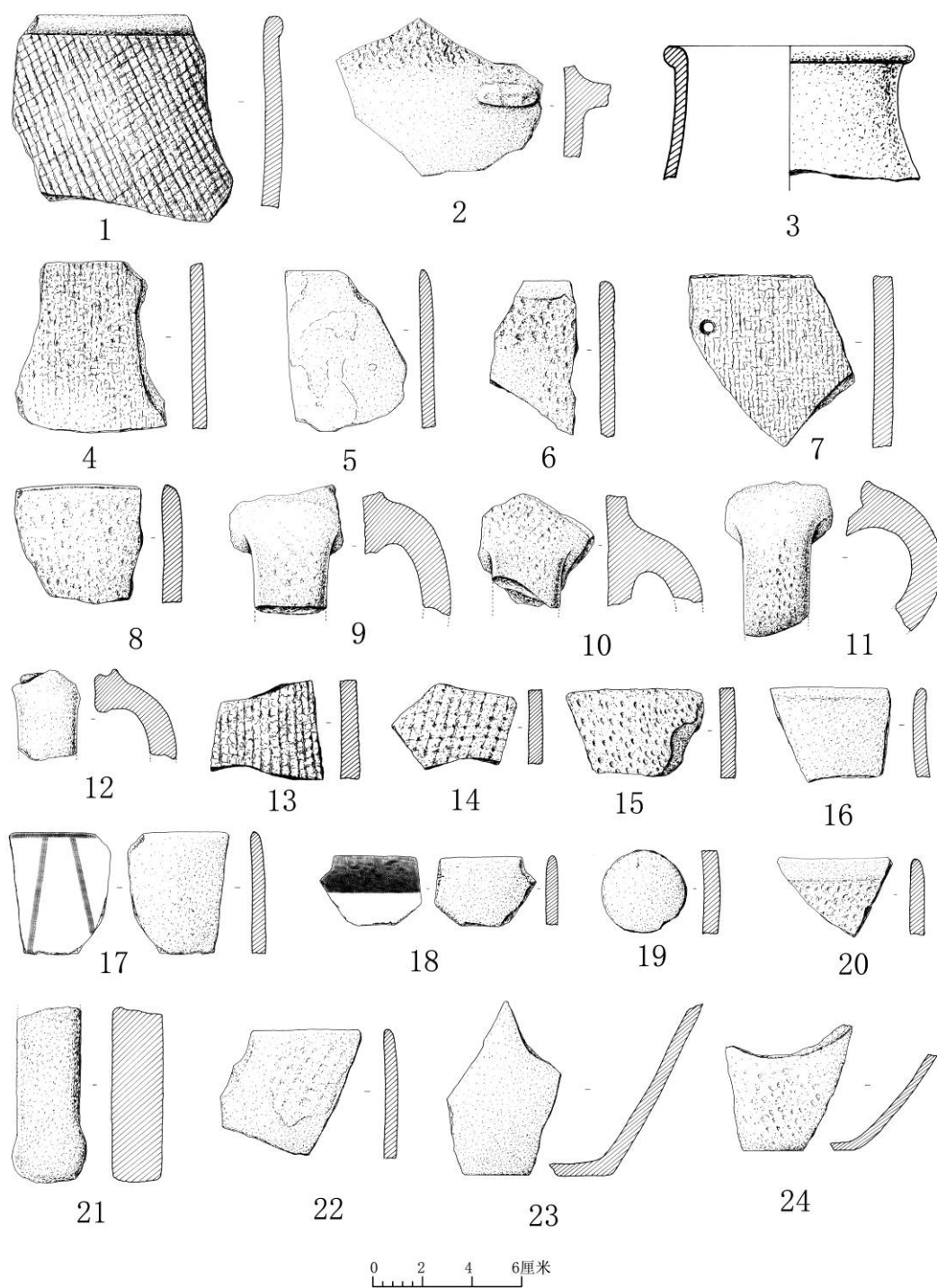
器底，共 2 件。皆平底。

TASJ0: 50, 沙质黄褐陶。器表磨光，仍有隐约的麻点纹痕迹。残高 7 厘米（图二，23）。

TASJ0: 53, 沙质黄褐陶。器表磨蚀严重，仍有隐约麻点纹痕迹。残高 5 厘米（图二，24）。

棒状器 1 件（TASJ0: 52）。沙质红陶。一端稍宽，另端残。截面呈椭圆形。素面。残长 7.1 厘米（图二，21）。

圆陶片 1 件（TASJ0: 58）。沙质黄褐陶。以陶器腹部残片加工打磨而成。器表磨光。直径 3.3 厘米（图二，19）。



图二、洮南四海泡渔场家属区遗址采集第一类陶器

1、3、5、6、8、16—18、20、22. 口沿 (TASJ0: 44、TASJ0: 46、TASJ0: 71、TASJ0: 60、TASJ0: 61、TASJ0: 74、TASJ0: 59、TASJ0: 65、TASJ0: 69、TASJ0: 47), 2、9—12. 器耳 (TASJ0: 43、TASJ0: 54、TASJ0: 55、TASJ0: 51、TASJ0: 57), 4、7、13—15. 麻点纹陶片 (TASJ0: 49、TASJ0: 48、TASJ0: 63、TASJ0: 66、TASJ0: 62), 19. 圆陶片 (TASJ0: 58), 21. 棒状器 (TASJ0: 52), 23、24. 器底 (TASJ0: 50、53),

第二类：地表所见此类陶片数量远少于第一类。以沙质灰陶和夹砂红陶较为常见，还有少量夹砂灰陶和夹砂黄褐陶。陶器火候高，质地坚硬。器表色泽均匀。以素面为主，纹饰见有篦点纹（图三，6）、方格纹（图三，7）、划印网格纹（图三，8）等。口沿多加厚。不少陶片的内壁可见轮旋痕迹，似为轮制或轮修。采集有口沿、器底等。无可辨器形。

口沿，4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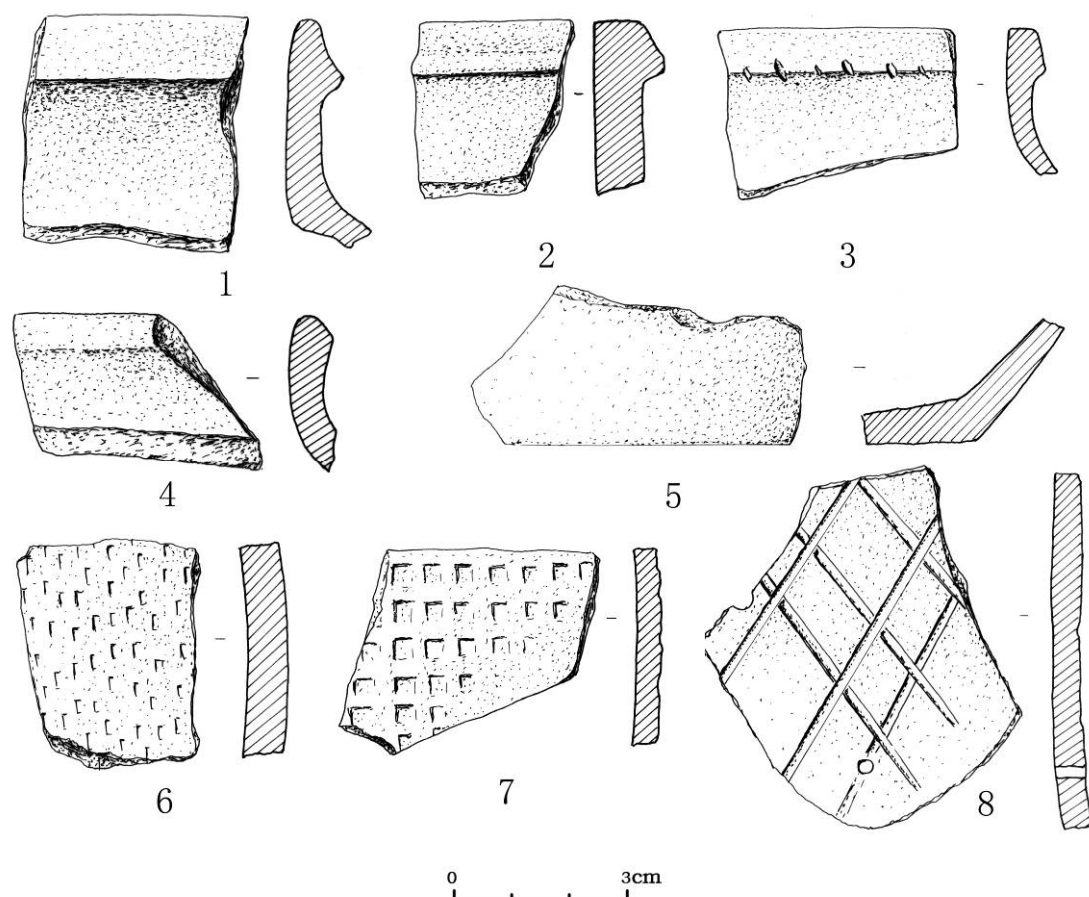
TASJ0：64，沙质灰陶。侈口方唇。沿内压光。残高2.5厘米（图三，4）。

TASJ0：67，夹砂红陶。侈口，沿上端外侧加厚起棱，唇缘下有戳压的一排斜向坑点。器表磨光。残高3厘米（图三，3）。

TASJ0：68，夹砂黄褐陶。侈口矮领，圆唇，沿外侧上部加厚起棱。残高4.1厘米（图三，1）。

TASJ0：72，夹砂红陶。方唇。沿上端外侧加厚起棱。残高3厘米（图三，2）。

器底1件（TASJ0：56），沙质灰陶。内壁有明显轮旋痕迹。素面。残高2.8厘米（图三，5）。



图三、洮南四海泡渔场家属区遗址采集第二类陶器

1—4. 口沿（TASJ0：68、TASJ0：72、TASJ0：67、TASJ0：64），5. 器底（TASJ0：56），

6—8. 纹饰陶片（TASJ0：73、TASJ0：45、TASJ0：70）

### 三、采集石器

共42件，多为磨制石器，少数琢、磨兼制，仅个别为打制石器。

磨棒8件，皆磨制而成。

TASJ0：2，残半。安山质角砾岩。平底弧背，截面近梯形，底面微呈凹弧形，有横向平行磨蚀痕。残长9、底宽3.5、高4.6厘米（图四，2）。

TASJ0:4, 一端残断。石英岩。底面微凸, 弧背, 截面近圆角梯形。残长 14、底宽 4.6、高 5 厘米 (图四, 5)。

TASJ0:7, 一端残断。石英粗砂岩。底面略凹, 弧背, 截面近圆角梯形。残长 9.5、底宽 4、高 4.5 厘米 (图四,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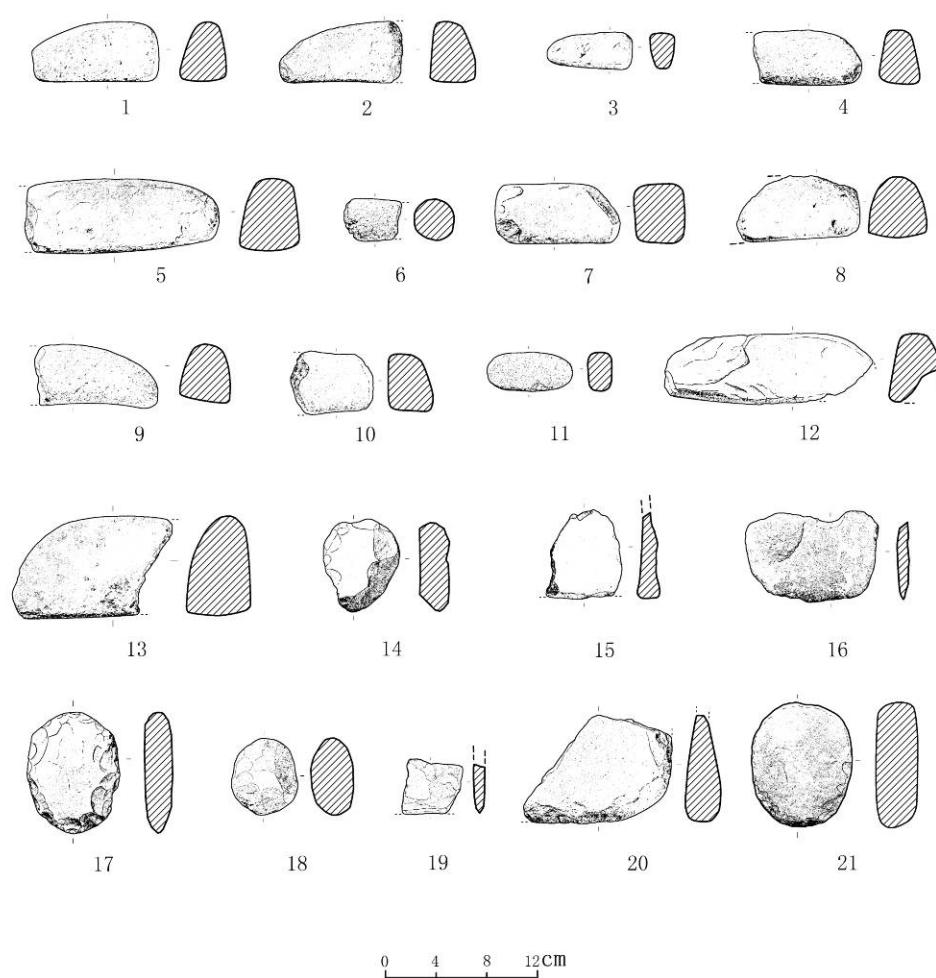
TASJ0:6, 器身大部残断。石英岩。底面略凸, 弧背, 截面近拱门形。残长 9.7、底宽 5、高 5 厘米 (图四, 8)。

TASJ0:5, 残半。安山质角砾岩。平底, 弧背, 截面近圆角梯形。残长 8、底宽 3、高 3.8 厘米 (图四, 4)。

TASJ0:9, 残半。石英砂岩。体型较大, 底部微凸, 弧背, 截面近圆角三角形。残长 12.8、底宽 5、高 8 厘米 (图四, 13)。

TASJ0:24, 器身中段残块。流纹岩。底面与顶部皆磨成平面, 截面近梯形。残长 4.2、底宽 2.3、高 3 厘米 (图五, 7)。

TASJ0:11, 安山岩。琢制, 底面和一侧面有磨痕。两端皆残断。底面略凸, 弧背, 截面近圆角梯形。残长 16.4、底宽 4.2、高 5.6 厘米 (图四, 12)。



图四、洮南四海泡渔场家属区遗址采集石器

1、3、7、10、11. 研磨器 (TASJ0:1、TASJ0:3、TASJ0:13、TASJ0:32、TASJ0:14), 2、4、5、8、9、12、13. 磨棒 (TASJ0:2、TASJ0:5、TASJ0:4、TASJ0:6、TASJ0:7、TASJ0:11、TASJ0:9), 6. 石杵 (TASJ0:35), 14. 敲砸器 (TASJ0:33), 15、20. 磨盘 (TASJ0:17、TASJ0:34), 16、19. 石器残块 (TASJ0:12、TASJ0:16), 17、18、21. 饼状器 (TASJ0:15、TASJ0:8、TASJ0:40)

磨盘：4件。琢磨而成。均残块。

TASJ0:31, 石英岩。只余一侧边，其余三面皆残断。一端略厚，两面皆为微凹的磨面。残长11、残宽6.4、厚2—2.8厘米（图五，18）。

TASJ0:34, 含砾长石石英杂砂岩。系磨盘一角，边缘厚，中心薄，保留有两侧边。磨面平整。残长10.5、残宽8.1、厚0.5—2厘米（图四，20）。

TASJ0:23, 蚀变安山岩。系磨盘一角的残块，保留有两个侧边。磨面稍凹。残长5.7、残宽5.4、厚2.2厘米（图五，10）。

TASJ0:17, 石英砂岩。残留一侧边缘。底面与侧缘琢制。磨面略凹。残长6.6、残宽10、厚0.7—1.6厘米（图四，15）。

砺石：2件。均残。

TASJ0:30, 含砾石英砂岩。残存形状近椭圆形的一部分，磨面修磨平整，侧缘和底部有琢击的疤痕。残长10.5、残宽6.5、厚1.3厘米（图五，5）。

TASJ0:29, 长石石英砂岩。一端残断，侧缘和底面为自然石面。磨面呈弧形微微凸起。残长6.6、残断处宽6.9、厚1.5厘米（图五，17）。

研磨器：6件。皆磨制而成。

TASJ0:1, 安山岩。平底微凹，弧背，截面近圆角梯形。可能系磨棒残断后将断茬处磨光再次利用。长9.5、底宽3.8厘米、高4.6厘米（图四，1）。

TASJ0:3, 含砾石英粗砂岩。整体近楔形，截面近圆角梯形。长6.5、高3厘米（图四，3）。

TASJ0:26, 玄武岩。整体近圆角长方形，截面近楔形。器表大部分磨光，但上下缘皆有打击的疤痕。长7.8、高4.8厘米（图五，15）。

TASJ0:13, 安山岩。圆角长方柱状体，各面均有磨痕。两端稍有残损。长9.8、宽4.8、厚4厘米（图四，7）。

TASJ0:14, 钙质胶结石英砂岩，石面有许多细小的气孔。两面及侧边皆有修磨痕。截面为圆角长方形。长6.6、宽3、厚1.8厘米（图四，11）。

TASJ0:32, 石英砂岩。一端略窄，残断端略宽，截面近梯形。三面有磨面，顶端和一侧边有琢击疤痕。残长6.8、宽5.5、厚2.4—3.2厘米（图四，10）。

石斧毛坯：3件。

TASJ0:18, 安山岩。器身上端略窄，下端残断处略宽，横截面近梭形。周身多为打制痕迹，一侧有磨制加工痕。残高8.6、顶宽4.2、最厚处4厘米（图五，4）。

TASJ0:25, 凝灰质石英岩屑细砂岩。残断，一侧边有单向打制疤痕，刃部有双向打击疤痕。残高10.8、最宽处5.2厘米（图五，12）。

TASJ0:28, 玄武岩。器身上端略窄，下端残断。周身多打制痕，顶端略磨。残高6.6、最宽6、最厚处2.9厘米（图五，1）。

石斧：1件（TASJ0:22），玄武岩。器身上部大部残断。磨制，正锋，侧缘稍平，横截面近椭圆形。残高3.8、刃宽3.6厘米（图五，6）。

石刀：1件（TASJ0:20），凝灰质粉砂岩。磨制，近长方形，偏刃。一端残断，刃部局部有双向打击疤痕。残长6.7、高3.4、最厚处0.6厘米（图五，16）。

饼状器：5件。

TASJ0:8, 安山岩。平面和纵向截面皆近椭圆形，周身仅一处存有磨制的面，余皆打制的疤痕。可能系磨制石器的再次利用。长径6.2、短径5.2、厚3.2厘米（图四，18）。

TASJ0:27, 长石石英岩屑杂砂岩。椭圆形，边缘稍残。两面磨制平整，侧缘多有琢击疤痕。长径9、短径8、厚2.2厘米（图五，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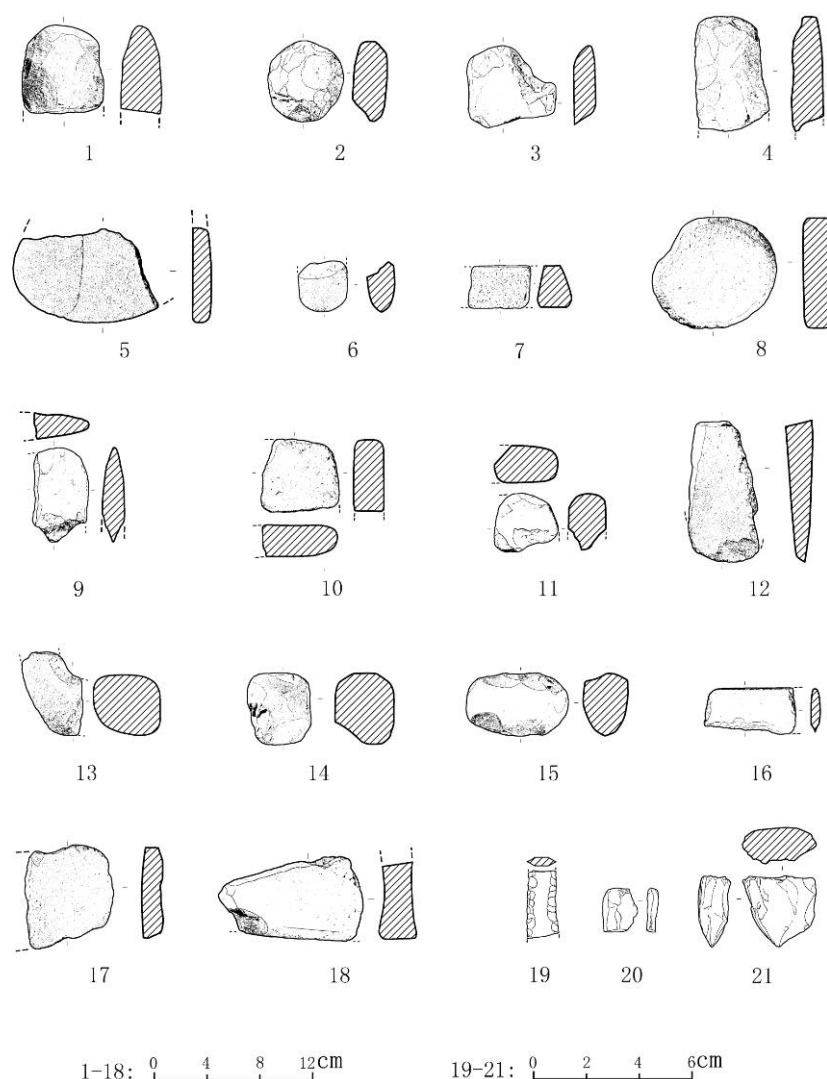
TASJ0:15, 白云岩。椭圆形, 侧缘皆为双向打制, 两面均有砥磨痕, 磨面不平。可能系对残磨制石器的二次利用。长径 9.6、短径 7.2、厚 2.2 厘米 (图四, 17)。

TASJ0:38, 安山质角砾岩。近圆形, 两面均有磨光面, 周缘打制。应系磨制石器残损后的二次利用。直径 5.8、厚 2.6 厘米 (图五, 2)。

TASJ0:40, 石英岩屑杂砂岩。椭圆形。琢制, 两面略磨。长径 9.6、短径 7.6、厚 3.2 厘米 (图四, 21)。

环状器: 1 件 (TASJ0:19)。含砾石英粗砂岩。侧缘琢制, 两面略经砥磨。中心之孔系两面对钻而成。从侧缘有弧形转折看, 整器当非正圆形。残块长 7、厚 3.2—4.2 厘米 (图五, 13)。

石杵: 1 件 (TASJ0:35)。含砾石英粗砂岩。琢制, 一端残断, 截面呈圆形。残长 4.2、截面直径 2.5—3 厘米 (图四, 6)。



图五、洮南四海泡渔场家属区遗址采集石器

1、4、12. 石斧毛坯 (TASJ0:28、TASJ0:18、TASJ0:25), 2、8. 饼状器 (TASJ0:38, TASJ0:27), 3、9、11. 石器残块 (TASJ0:36、TASJ0:37、TASJ0:39), 5、17. 砺石 (TASJ0:30、TASJ0:29), 6. 石斧 (TASJ0:22), 7. 磨棒 (TASJ0:24), 10、18. 磨盘 (TASJ0:23、TASJ0:31), 13. 环状器 (TASJ0:19), 14. 敲砸器 (TASJ0:21), 15. 研磨器 (TASJ0:26), 16. 石刀 (TASJ0:20), 19—21. 细石器 (TASJ0:41、TASJ0:42、TASJ0:10)



敲砸器：2 件。

TASJ0:21, 石英岩。器身不规则，周身有因敲砸而形成的无规律的疤痕。长 5.4、宽 4.6、厚 4.4 厘米（图五，14）。

TASJ0:33, 石英岩屑杂砂岩。器身不规则，有一面保留自然砾石面，其余各部位均有打击形成的疤痕，且缺乏规律。长 7.2、宽 6、厚 2.4 厘米（图四，14）。

石器残块：5 件。

TASJ0:16, 白云岩。两面皆自然石面。侧缘三边断茬，唯一边有双向加工而成的刃部。刃部有磨蚀痕。残长 4.2、残宽 4、厚 0.8 厘米（图四，19）。

TASJ0:12, 安山岩。一面为劈裂面，一面有磨面。系一磨制石器上脱落的石片。原器形不明。残长 10.2、残宽 6.6、厚 0.6 厘米（图四，16）。

TASJ0:36, 玄武岩。从残存形状看似一石斧的残段。一面磨制光滑，两侧边亦有磨痕，上下端均残断，背面亦为劈裂面。残高 6.2、宽 6、存厚 2 厘米（图五，3）。

TASJ0:37, 安山岩。似磨制石斧残块。一侧和下端为断面，顶端和侧缘有打击留下的疤痕。残高 7.2、宽 4、最厚 2.1 厘米（图五，9）。

TASJ0:39, 玄武岩。应系磨制石斧的顶部残块。一侧和下端残断，顶部有打击留下的疤痕。残高 4.4、残宽 4.8、厚 2.8 厘米（图五，11）。

细石器：3 件。

TASJ0:10, 黄色燧石。楔形石核。顶部台面近椭圆形，背面保留有自然面，正面和两侧有不规则剥片痕迹。顶端台面长 2.2、宽 1.1、器高 2.7 厘米（图五，21）。

TASJ0:41, 灰色燧石。石刃残段。两侧皆有双向修理而成的刃部。残长 2.5、宽 1、厚 0.25 厘米（图五，19）。

TASJ0:42, 红色燧石。不规则形石片。长 1.6、宽 1.3、厚 0.3 厘米（图五，20）。

#### 四、初步认识

遗址所见第一类陶器中的麻点纹陶器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以往此类陶片在吉林省白城西部的通榆、洮南、洮北、内蒙古兴安盟的科右中旗及通辽市的多个旗县的考古调查中都曾发现过<sup>[1]</sup>。但因缺乏可资对比的资料，长期以来难以对其准确断代，在各地的文物志中仅笼统地将其归入新石器时代。2003 年兴安盟文物管理站在科右中旗嘎查营子遗址的调查中采集到不少施麻点纹的陶片，同时还采集到竖压横排的弧线型之字纹、拍印方格纹和黑彩的平行条带纹及弧线三角纹陶片。陶器的陶质、陶色、火候与麻点纹陶片非常接近，表明该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存面貌比较单纯。但在发表的调查简报中，作者并未提及麻点纹陶片。而只是对年代比较明确的之字纹陶片和彩陶片作了详细报道。并据此将该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归属于红山文化，将遗存的年代初步判断为红山文化晚期<sup>[2]</sup>。

2007 年我们在白城双塔遗址的发掘中所辨识出的第二期遗存共包括 4 座墓葬，皆为偏短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单人仰身屈肢葬，头向西北。随葬品有拍印麻点纹的筒形罐、兽面纹玉佩、玉环<sup>[3]</sup>，还征集或采集到双联玉璧、玉坠饰和麻点纹陶钵等遗物。由于出土玉器与红山文化玉器的风格十分相近，在层位上又打破以往学者所划分出的昂昂溪文化黄家围子类型<sup>[4]</sup>的堆积，所以在年代上可大致将此期遗存推断为相当于红山文化时期。但是，从我

们近年在白城、兴安盟和通辽地区的调查来看，此类遗存流行麻点纹，有少量的方格纹，素面陶器比例较高，这些特点均有别于辽西区的红山文化。而且，双塔二期遗存的墓葬形制与葬俗也与红山文化的典型墓葬形式区别甚大。因而，此类遗存应当是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四海泡渔场家属区遗址所采集的石器，基本都应归属于这类遗存之中。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这类含麻点纹陶器的遗存主要分布在吉林省白城西部、内蒙古兴安盟西南部和通辽地区的大部。与辽西区红山文化的交界地带大致在库伦至天山一线。开鲁博物馆早年曾征集过一件器形颇似红山文化同类器的双耳高领有肩深腹罐。有意思的是，此罐肩部施麻点纹，而腹部饰竖压横排的弧线型之字纹。同一件器物之上兼有两种文化的代表性纹饰，或许可以作为两种文化在交汇地带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有力物证<sup>[5]</sup>。鉴于经过发掘的此类文化的地点极少，出土遗存也不够丰富，目前可暂将这种考古学文化称为双塔二期遗存。这类遗存的发现和确认，填补了科尔沁沙地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段缺环。

遗址所含第二类陶器的火候较高，质地坚硬，明显属于制陶技术发展水平较高阶段的产物。其中唇缘外加厚起棱的陶器口沿，风格与扎赉诺尔墓葬出土罐类器的口部特征<sup>[6]</sup>十分相似。而印痕较深的方格纹是谢尔塔拉文化中的流行纹饰<sup>[7]</sup>。夹砂灰陶的篦点纹陶片，纹饰风格已接近辽代陶器，但是胎地仍然较粗重。限于可资比较的资料不多，目前对这类陶器的文化性质与时代很难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但是，从陶器的胎地和火候并结合与周邻地区的比较来看，这第二类陶器的时代大体应在汉书二期文化之后和辽代之前。年代跨度可能在东汉至隋唐时期。有关这一时期的遗址材料很少见于报道，也是目前东北考古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附记：此项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2007JJD780122）

石器质料由汤卓炜教授鉴定，器物图由林雪川、马洪绘制。

#### 参考文献：

1. 笔者近年曾对通辽地区各旗县、兴安盟部分旗县和白城地区西部各县市历年采集的文物标本进行过观察。
2. 连吉林、朴春月. 内蒙古科右中旗嘎查营子遗址调查. 北方文物, 2005 (1): 5—10.
3. 王立新. 双塔遗址. 田野考古集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23、24.
4. 刘景文. 论腰井子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兼谈吉林省西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干问题. 博物馆研究, 1990 (3): 56—63.
5. 资料现存内蒙古开鲁县博物馆。
6. 郑隆. 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 文物, 1961 (9): 16—18; b.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 考古, 1961 (12): 673—680; c. 王成. 扎赉诺尔圪河古墓清理简报. 北方文物, 1987 (3): 19—22; d.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一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369—383.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海拉尔区文物管理所. 海拉尔谢尔塔拉墓地.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32—34.

# The Survey and Initial Cognition of the Sihaipaozi Yuchang

## Jiashuqu Site of Taonan City, Jilin Province

WANG li-xin   SONG de-hui   XIA hong-yu

**Abstract:** During the April of 2007, an collaborative archaeological team combined by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and Baicheng Museum carried out a second systematic archaeological survey to the Sihaipaozi Yuchang Jiashuqu Site of Taonan City, Jilin Province. The pottery collec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is featured by pock-marked emblazonry pottery, which belongs to a new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nd can be dated to Hongshan Period. The discovery of this kind of remains fills in a gap to the Neolithic cultures of the eastern Horqin Desert. The second category of the pottery belongs to a wide time span, which is from Eastern Han Dynasty to Sui and Tang Period. The site material of this period in this region was reported little before, and it is still a research weakness in the Northeastern Chinese Archaeology.

**Keywords:** Sihaipaozi Yuchang Jiashuqu Site; the neolithic; the Eastern Han to to Sui and Tang Period